

戰後的歐洲社會

劉宛

海

局書新北

1929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宛譯

歐洲社會

北新書局發行

一九二九年七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册

戰後的歐洲社會

實價三角半

著者

Lothrop Stoddard

譯者

劉宛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處

北平楊梅竹斜街
廣州永漢北路
南京花牌樓

北新書局

原序

人類社會中各團體或階級的幸福是最堪注目和最關重要的問題。各階級的社會位置之升沈事實上就是形勢變遷——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社會方面，或其他方面的變遷——的真正意義的一個最好的測驗，因此也就是時代暗潮的一個極有價值的指示器。

回顧人類歷史的進程，我們看見每一個新時代都莫不有階級變遷——往往是極急激的變遷——以爲其特色。有時候，建立已久的社會團體完全傾覆，而

從無所聞的社會團體則忽然突興。本書所分析和解釋的就是這些團體變遷中的一部分——這些變遷對於我們現在的社會結構的影響至今還很利害。

善於觀察的人大概總同意於下邊的一句話：大戰之確為新時代開端的標誌正如羅馬帝國之覆滅，美洲之發見，或百年前那些新經濟勢力之出現——通常名為『工業革命』——一樣。正如我們所意料，這個新時代——我們所進到的新時代——是伴着階級變遷一並出現的。這些階級變遷在文明世界中無處無之，然以在歐洲為最明顯。歐洲是最近那次大衝突的主要舞台，所以也就是為牠的結果所影響得最深切的地方。

故此，攷察戰後歐洲的階級變遷似乎是一種最合時宜的工作。照我所知，直到現在還未有人做過這種攷察。戰後特殊團體的研究，尤其是關於工人階級的，已經有人做過了；但是各階級的一般的比較研究，包括他們本身和他們彼此間的關係兩方面的研究，則至今還似乎是沒有。這本書就是為補足這種欠缺

而作的。

斯托得德 (Lothrop Stoddard)

一九二五，六，二十五。

原

序

3

目次

原序·····	(一)
第一章 農民·····	(一)
第二章 城市工人階級·····	(三七)
第三章 中層階級·····	(六七)
第四章 智識階級·····	(九七)
第五章 上層階級·····	(一二一)

第一章 農民

留心觀察的旅行家遊歷歐洲的時候必定到處都感覺着一件很奇特的事實：城市和鄉村的大分別。這種分別不單是物質環境上的分別，並且是精神上和時間上的分別。歐洲的城市和工業區域的『近世』色彩是很鮮明的；和美洲的工業中心比較起來沒有多大不同之處。基本的物質設備是相同的，一切的享樂和便利也很相似，活動的緊張空氣也相彷彿。我們自然看見很多古代的建築和奇異的習俗；可是這些東西到底不過是普通的近世潮流中的故跡罷了。

但是如果你離開了城市或工業區域而走入鄉村去，你便會覺得墮入一個較古的時代中了。那里沒有行人擠擁的街道和烟突四起的工廠——無數機器隆隆作響和機械力隨處震動着的工廠。你所看見的只是住宅陳舊的靜寂鄉村，或者是依照數世紀前的舊方法而小心耕耘的田土，古老的農場。縱使有近世性和機械性也不過很少很少罷了。這種分別比之美洲城市與鄉村間的分別實在大得多了。我們美國除了東部和南部還有些少鄉村間的陳跡之外，大部分都近世紀化和機械化了，福特汽車，瓦斯運貨機，鋼鐵製造機就是田場中的顯著特色。就歐洲說，則大部分鄉間的生活和古代的差異實在很小。具有鄉村特色的歐洲人就是『農民』——這一派人是英國所無的。歐洲的農民是古性深固，習俗牢不可破，而根本上沒有工業城市生活的精神的。他所代表的是上一世紀——近代工業還未發生巨大變化之前——的古老歐洲，綠色較深的歐洲。他還沒有為我們的工業文化所透切地浸淫過。

其實，歐洲原是有二個：一個是城市的，工業的歐洲；一個是鄉村的，非工業的（差不多是反工業的）歐洲。前一個歐洲把後一個遮蒙着了。這件事實雖然往往被人忽視，但實在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大戰之前，也已經是很重要的事實了。現在呢，更是加倍重要，因為歐戰已經把這兩個歐洲的比較重要改變了，這種比較重要之改變會使整個歐洲生活的潮流發生變化也未可料。在大戰之前，歐洲工業化的程序進展得非常迅速，結果城市的勢力差不多在各處都戰勝了鄉村的勢力。這一次歐戰忽然改變了這個形勢，並且改變得非常利害。這一次大戰根本搖動了歐洲工業組織的基礎，城市中幾乎一切階級的人民都受損害，甚或陷於毀滅之境。這一次大戰把農民在經濟上的地位增進了，並且使他們在政治上變成更加重要。就戰後的形勢觀察，農民似乎還會保持甚且增加他們在歐戰中所獲得的利益。戰後的形勢似乎預示出在大部分的歐洲國家中威權的平衡都有由城市轉到鄉村之勢——佔利益的主要角色就是農民。

這的確是一種關係幸福上的嚴重變化。農民，『荷鋤者』，在歐洲復古進行——返到上一世紀的綠色的鄉村的歐洲去的程序——中竟然變成最佔利益的角色了！這自然就是說，歐洲社會將會發生很重大的變化。可是這種變化顯然是大有發生之可能的。

在一九一四年初，如果有人預言在十年內鄉村的歐洲將會興隆，城市的歐洲將會衰落，他便真是一個有膽識的先知。百年來的一切事情的進展都是漸次愈加使城市有利的，所以結果城市的優勢便似乎不可搖動了。

我們把一八〇〇年的歐洲和一九一四年的歐洲比較一下，便可以知道十九世紀的城市化進程發展得如何迅速。在一八〇〇年，歐洲的鄉村色彩還是極其濃厚的，人口（那時不過是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的大部分還居住在鄉間。即使就現在已經很透切地城市化的國家而言，情形也是一樣。例如在英國和威爾士，現在有五分四的人口是住在城市的，在那時鄉村人口却佔六分之

五。在一八〇〇年，只有倫敦和巴黎兩個城市的居民多過五〇〇，〇〇〇，柏林的人口則不及二〇〇，〇〇〇。以近世的標準來判斷，即使是這些城市也不能算作大都市。那時候的巴黎街道是往往積有一尺高的淤泥的；柏林還沒有人行的旁路，鋪砌的街道，或去水的溝渠；倫敦就是以燈柱自豪的唯一城市了。

其次，那時候的小鎮和城市對於鄉村是沒有多大影響的。實際上，市鎮和鄉村因為交通不便的緣故却隔閡得很厲害。百年前，良好的大道為數甚少，鐵道，汽車等東西自然是夢想不到。城市之倚靠鄉村實在是較鄉村之倚靠城市為甚。鄉村的人不特是自己生產食品，並且是自己製造衣料和那時所需的簡單用具。那時候並沒有把大批工業品輸入鄉村去的工業中心。大部分的商品都是在農民的茅屋中零碎製成或由手工業的職工製造出來。城市所供給于鄉村的是享樂品和奢侈品，但這些東西對於鄉村的生存並無重大關係。

自然，上一世紀的鄉村和現在的鄉村有很大分別。那時候鄉村人口的大部

分都是佃農或農奴，在貴族和紳士或王室或教會的田土中工作的。他們並不懂得近代的農業方法，他們的生活異常簡陋貧困，對於國家並不關心，也沒有什麼影響。

這就是一八〇〇年的歐洲情況。百年後的形勢完全改變了。新的歐洲已出現了，新歐洲比較舊歐洲富有得多，人口已經增加多過三倍，在一九一四年爲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這種財富和人口上的重大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由於農業，而是由於近世工業和城市生活之隨同發展。如果歐洲還是一八〇〇年的鄉村大陸，這種人口上的增加是斷不能夠發現的，一八〇〇年的歐洲並不是一個新闢的土地，牠已經是世界中最穩定而又最文明的部分了。所以我們很可以說，牠差不多已經人滿了，換言之，依照那時候的農業和商業的供給力而言，牠差不多已經盡有牠所能有的居民了。那麼，這個根本陳舊的大陸在上一世紀人口竟然有這麼重大的增加究竟是什麼原因？很顯明，並不在乎農業之改良。

歐洲在一八〇〇年的耕種已經很發達了，後來關於農業程序上的改良雖然很顯著，也只能夠說明人口增加數目中的一個小部分，何況有些地方——如大不列顛——實際上農業還是退化，供給力還不及百年前之大呢。

歐洲人口所以大大增加的主要原因就是所謂『工業革命』——近代機器工業之勃興，大量生產之無限加速，和價賤而又敏捷的交通之隨同發展。使人口之能夠從新倍蓰增加的就是這件事實了。可是這些從新增加的工人都是城市中的居民。換言之，十九世紀的一種主要特色就是城市與鄉村間的威權平衡之忽然轉變，和鄉村之漸次愈加受制于城市。

我們很容易忘記這種現象是新近的現象。由羅馬帝國傾覆之日起到我們的曾祖那一代止，鄉村是常常處于優越地位的。打破鄉村從來所佔的優越位置的就是工業革命。機器工業盛行之後，歐洲不久便由一個鄉村大陸變成世界的工場，工業的巢穴，而把牠的商品輸送到各處邊壤僻境和隨處吸收食料和原料以

作新工業和交換之用了。在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西歐和中歐無處不是都市和工業城鎮，住着無限的工人，不靠土地而靠工商業爲生的工人。

這種都市化的進程發見于歐洲的各處。英國是最好的例。工業革命的發祥地是在英國，發展得最透切的也是在英國。我們已經說過，在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和威爾士的人口只有六分一住在都市或城鎮中。不用贅說，英國在那時候是一個自給的國家。在一九一四年，情形絕對相反了。那時候英國和威爾士的人口住在城市中的差不多有五分之四，蘇格蘭則有四分之三；于是變成世界工場和商業重鎮的大不列顛便每年不能自給多過九十日而絕對有賴乎進口食物以作養料了。

德國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在一八七一年統一以前，德國不特可以自給，並且還可以輸出許多食料。但是在帝國成立以後，工業發展却異常迅速，不及兩代，城市和鄉村的平衡便顛倒過來了。在一九一四年，德國的人口不特差不多

增加一倍，並且已經有了差不多三分二變成城市的居民了。德國，好像英國一樣，已經變成大要依靠進口食料以自養的國家——這種倚賴性後來在戰爭中竟然使牠陷于毀滅的境地。

這種城市化的進程在其他的歐洲國家中發展得較緩，可是無處不在發展中，甚至落後的農業的俄國也有很廣大的工業城市人口了。能夠保持城市與鄉村間的平衡的重要歐洲國家只有法蘭西，法蘭西在一九一四年中仍然居住在鄉間的人口較全數之一半略多，因而使法國實際上還保留着在自給國的地位。

歐洲的城市化進程對於歐洲的一般農業有一種不利的反響，尤其是對於農民。結果就是這樣。農業生產的要求漸次增加，土地的價格便漸漸升高，而耕種方法便必要改良和漸次需費愈多了。一般農民——尤其是佃農——不能夠和大地主相競爭，結果不是陷于農業勞動者的情狀中，便要拋却土地而加入工廠城市中漸次擴大的無產階級了。土地盡入了比較少數人的手上，大規模農場或